

# 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西遊記

## 第八十五回 心猿妒木母 魔主計吞禪

話說那國王早朝文武多官俱執表章啟奏道：「主公，望赦臣等失儀之罪。」國王道：「眾卿禮貌如常，有何失儀？」眾卿道：「主公啊，不知何故，臣等一夜把頭髮都沒了。」國王執了這沒頭髮之表，下龍床對群臣道：「果然不知何故，朕宮中大小人等，一夜也盡沒了頭髮。」君臣們都各汪汪滴淚道：「從此後，再不敢殺戮和尚也。」王復上龍位，眾官各立本班。王又道：「有事出班來奏，無事捲簾散朝。」只見那武班中閃出巡城總兵官，文班中走出東城兵馬使，當階叩頭道：「臣蒙聖旨巡城，夜來獲得賊贓一櫃、白馬一匹。微臣不敢擅專，請旨定奪。」國王大喜道：「連櫃取來。」二臣即退至本衙，點起齊整軍士，將櫃擡出。三藏在內，魂不附體道：「徒弟們，這一到國王前，如何理說？」行者笑道：「莫嚷，我已打點停當了，開櫃時，他就拜我們為師哩。只教八戒不要爭競長短。」八戒道：「但只免殺，就是無量之福，還敢爭競哩。」說不了，擡至朝外，入五鳳樓，放在丹墀之下。

二臣請國王開看，國王即命打開。方揭了蓋，豬八戒就忍不住往外一跳，謊得那多官膽戰，口不能言。又見孫行者攙出唐僧，沙和尚搬出行李。八戒見總兵官牽著馬，走上前，咄的一聲道：「馬是我的，拿過來。」嚇得那官兒翻跟頭，跌倒在地。四眾俱立在階中。那國王看見是四個和尚，忙下龍床，宣召三宮妃后，下金鑾寶殿，同群臣拜問道：「長老何來？」三藏道：「是東土大唐駕下差往西方天竺國大雷音寺拜活佛取真經的。」國王道：「老師遠來，為何在這櫃裡安歇？」三藏道：「貧僧知陛下有願心殺和尚，不敢明投上國，扮俗人，夜至寶方飯店裡借宿。因怕人識破原身，故此在櫃中安歇。不幸被賊偷出，被總兵捉獲擡來。今得見陛下龍顏，所謂撥雲見日。望陛下赦放貧僧，海深恩便也。」國王道：「老師是天朝上國高僧，朕失迎迓。朕常年有願殺僧者，曾因僧謗了朕，朕許天願，要殺一萬和尚做圓滿。不期今夜歸依，教朕等為僧。如今君臣后妃，髮都剃落了，望老師勿吝高賢，願為門下。」八戒聽言，呵呵大笑道：「既要拜為門徒，有何贖見之禮？」國王道：「師若肯從，願將國中財寶獻上。」行者道：「莫說財寶，我和尚是有道之僧。你只把關文倒換了，送我們出城，保你皇圖永固，福壽長臻。」那國王聽說，即著光祿寺大排筵宴。君臣合同，拜歸於一。即時倒換關文，請師父改號。行者道：「陛下『法國』之名甚好，但只『滅』字不通。自經我過，可改號『欽法國』，管教你海晏河清千代勝，風調雨順萬方安。」國王謝了恩。擺整朝鑾駕，送唐僧四眾出城西去。君臣們乘善歸真不題。

卻說長老辭別了欽法國王，在馬上欣然道：「悟空，此一法甚善，大有功也。」沙僧道：「哥啊，是那裡尋這許多整容匠，連夜剃這許多頭？」行者把那施變化弄神通的事說了一遍。師徒們都笑不合口。

正歡喜處，忽見一座高山阻路。唐僧勒馬道：「徒弟們，你看這面前山勢崔巍，切須仔細。」行者笑道：「放心，放心，保你無事。」三藏道：「休言無事。我看那山峰挺立，遠遠的有些兇氣，暴雲飛出，漸覺驚惶，滿身麻木，神思不安。」行者笑道：「你把烏巢禪師的《多心經》早已忘了？」三藏道：「我記得。」行者道：「你雖記得，這有四句頌子，你卻忘了哩。」三藏道：「那四句？」行者道：

「佛在靈山莫遠求，靈山只在汝心頭。

人人有個靈山塔，好向靈山塔下修。」

三藏道：「徒弟，我豈不知？若依此四句，千經萬典，也只是修心。」行者道：「不消說了。心淨孤明獨照，心存萬境皆清。差錯些兒成懈怠，千年萬載不成功。但要一片志誠，雷音只在眼下。似你這般恐懼驚惶，神思不安，大道遠矣，雷音亦遠矣。且莫胡疑，隨我去。」那長老聞言，心神頓爽，萬慮皆休。

四眾一同前進。不幾步到於山上。舉目看時：

那山真好山，細看色班班。頂上雲飄蕩，崖前樹影寒。飛禽淅瀝，走獸兇頑。林內松千幹，巒頭竹幾竿。吼叫是蒼狼奪食，咆哮是餓虎爭餐。野猿長嘯尋鮮果，麋鹿攀花上翠嵐。風灑灑，水潺潺，時聞幽鳥語間關。幾處藤蘿牽又扯，滿溪瑤草雜香蘭。磷磷怪石，削削峰岩。狐貉成群走，猴猿作隊頑。行客正愁多險峻，奈何古道又灣還。

師徒們怯怯驚驚，正行之時，只聽得呼呼一陣風起。三藏害怕道：「風起了。」行者道：「春有和風，夏有薰風，秋有金風，冬有朔風。四時皆有風，風起怕怎的？」三藏道：「這風來得甚急，決然不是天風。」行者道：「自古來，風從地起，雲自山出，怎麼得個天風？」

說不了，又見一陣霧起。那霧真個是：

漠漠連天暗，濛濛匝地昏。

日色全無影，鳥聲無處聞。

宛然如混沌，彷彿似飛塵。

不見山頭樹，那逢採藥人。

三藏一發心驚道：「悟空，風還未定，如何又這般霧起？」行者道：「且莫忙，請師父下馬，你兄弟二個在此保守，等我去看看是何吉凶。」

好大聖，把腰一躬，就到半空。用手搭在眉上，圓睜火眼，向下觀之，果見那懸巖邊坐著一個妖精。你看他怎生模樣：

炳炳文斑多采豔，昂昂雄勢甚抖擻。

獠牙出口如鋼鑽，利爪藏蹄似玉鈎。

金眼圓睛禽獸怕，銀鬚倒豎鬼神愁。

張狂哮吼施威猛，嘜霧噴風運智謀。

又見那左右手下有三四□個小妖擺列，他在那裡運法的噴風嘜霧。行者暗笑道：「我師父也有些兒先兆，他說不是天風，果然此風是個妖精在這裡弄喧兒哩。若老孫使鐵棒打下就打，這叫做『搗蒜打』，打便打死了，只是壞了老孫的名頭。」那行者一生豪傑，再不曉得暗算計人。他道：「我且回去，照顧豬八戒照顧，教他來先與這妖精見一仗。若是八戒有本事，打倒這妖，算了造化；若無手段，被這妖拿去，等我再去救他，才好出名。他又平日做作，有些躲懶，不肯出頭，卻只是有些口緊，好吃東西。等我哄他一哄，看他怎麼說？」

即時落下雲頭，到三藏前。三藏問道：「悟空，風霧處吉凶如何？」行者道：「這會子明淨了，沒甚風霧。」三藏道：「正是，覺到退下些去了。」行者笑道：「師父，我常時間還看得好，這番卻看錯了。我只說風霧之中恐有妖怪，原來不是。」三藏道：「是甚麼？」行者道：「前面不遠，乃是一莊村。村上人家好善，蒸的白米乾飯、白麵饅饅齋僧哩。這些霧，想是那些人家蒸籠之氣，也是積善之應。」八戒聽說，認了真實，扯過行者，悄悄的道：「哥哥，你先吃了他的齋來的？」行者道：「吃不多兒，因那菜蔬太鹹了些，不喜多吃。」八戒道：「啐！憑他怎麼鹹，我也盡肚吃他一飽。□分作渴，便回來吃水。」行者道：「你要吃麼？」八戒道：「正是，我肚裡有些饑了，先要去吃些兒，不知如何？」行者道：「兄弟莫題。古書云：『父在，子不得自專。』師父又在此，誰敢先去？」八戒笑道：「你若不言語，我就去了。」行者道：「我不言語，看你怎麼得去？」那獸子吃嘴的見識偏有，走上前，唱個大喏道：「師父，適才師兄說，前村裡有人家齋僧。你看這馬，有些要打攪人家，便要草要料，卻不費事？幸如今風霧明淨，你們且略坐坐，等我去尋些嫩草兒，先喂喂馬，然後再往那家子化齋去罷。」唐僧歡喜道：「好啊，你今日卻怎肯這

等勤謹？快去快來。」

那馱子暗暗笑著便走。行者趕上扯住道：「兄弟，他那裡齋僧，只齋俊的，不齋醜的。」八戒道：「這等說，又要變化是。」行者道：「正是，你變變兒去。」好馱子，他也有三□六般變化，走到山凹裡，捻著訣，念動咒語，搖身一變，變做個矮瘦和尚。手裡敲個木魚，口裡哼阿哼的，又不會念經，只哼的是「上大人」。

卻說那怪物收風斂霧，號令群妖，在於大路口上，擺開一個圈子陣，專等行客。這馱子晦氣，不多時，撞到當中，被群妖圍住，這個扯住衣服，那個扯著絲條，推推擁擁，一齊下手。八戒道：「不要扯，等我家家吃將來。」群妖道：「和尚，你要吃甚的？」八戒道：「你們這裡齋僧，我來吃齋的。」群妖道：「你想這裡齋僧，不知我這裡專要吃僧。我們都是山中得道的妖仙，專要把你們和尚拿到家裡，上蒸籠蒸熟吃哩。你倒還想吃齋。」八戒聞言，心中害怕，才報怨行者道：「這個弼馬溫，其實懶。他哄我說是這村裡齋僧，這裡那得村莊人家？那裡齋甚麼僧？卻原來是此妖精。」那馱子被他扯急了，即便現出原身，腰間掣釘鈿，一頓亂築，築退那些小妖。

小妖急跑去報與老妖道：「大王，禍事了。」老怪道：「有甚禍事？」小妖道：「山前來了一個和尚，且是生得乾淨。我說拿家來蒸他吃，若吃不了，留些兒防天陰。不想他會變化。」老妖道：「變化甚的模樣？」小妖道：「那裡成個人相？長嘴大耳朵，背後又有鬚。雙手掄一根釘鈿，沒頭沒臉的亂築，謊得我們跑回來報大王也。」老怪道：「莫怕，等我去看。」掄著一條鐵杵，走近前看時，見那馱子果然醜惡。他生得：

確嘴初長三尺零，獠牙齧出賽銀釘。  
一雙圓眼光如電，兩耳搧風唵唵聲。  
腦後鬚長排鐵箭，渾身皮糙癩還青。  
手中使件蹊蹺物，九齒釘鈿個個驚。

妖精硬著膽喝道：「你是那裡的？叫甚名字？快早說來，饒你性命。」八戒笑道：「我的兒，你是也不認得你豬祖宗哩。上前來，說與你聽：

巨口獠牙神力大，玉皇陞我天蓬帥。  
掌管天河八萬兵，天宮快樂多自在。  
只因酒醉戲宮娥，那時就把英雄賣。  
一嘴拱倒斗牛宮，吃了王母靈芝菜。  
玉皇親打二千鎚，把吾貶下三天界。  
教吾立志養元神，下方卻又為妖怪。  
正在高莊喜結親，命低撞著孫兄在。  
金箍棒下受他降，低頭才把沙門拜。  
背馬挑包做夯工，前生少了唐僧債。  
鐵腳天蓬本姓豬，法名喚作豬八戒。」

那妖精聞言，喝道：「你原來是唐僧的徒弟。我一向聞得唐僧的肉好吃，正要拿你哩，你卻撞得來，我肯饒你？不要走，看杵。」八戒道：「孽畜，你原來是個染博士出身。」妖精道：「我怎麼是染博士？」八戒道：「不是染博士，怎麼會使棒槌？」那怪那容分說，近前亂打。他兩個在山凹裡，這一場好殺：

九齒釘鈿，一條鐵杵。鈿丟解數滾狂風，杵連機謀飛驟雨。一個是無名惡怪阻山程，一個是有罪天蓬扶性主。性正何愁怪與魔，山高不得金生土。那個杵架猶如鱗出潭，這個鈿來卻似龍離浦。喊聲咤吒振山川，吆喝雄威驚地府。兩個英雄各逞能，捨身卻把神通賭。

八戒長起威風，與妖精廝鬥，那怪喝令小妖把八戒一齊圍住不題。

卻說行者在唐僧背後，忽失聲冷笑。沙僧道：「哥哥冷笑，何也？」行者道：「豬八戒真個馱呀，聽見說齋僧，就被我哄去了。這早晚還不見回來；若是一頓鈿打退妖精，你看他得勝而回，爭嚷功果；若戰他不過，被他拿去，卻是我的晦氣，背前面後，不知罵了多少弼馬溫哩。悟淨，你休言語，等我去看看。」

好大聖，他也不使長老知道，悄悄的腦後拔了一根毫毛，吹口仙氣，叫：「變！」即變做本身模樣，陪著沙僧，隨著長老。他的真身出個神，跳在空中觀看，但見那馱子被怪圍繞，釘鈿勢亂，漸漸的難敵。行者忍不住，按落雲頭，厲聲高叫道：「八戒不要忙，老孫來了。」那馱子聽得是行者聲音，仗著勢，愈長威風，一頓鈿，向前亂築。那妖精抵敵不住，道：「這和尚先前不濟，這會子怎麼又發起狠來？」八戒道：「我的兒，不可欺負我，我家裡人來也。」一發向前，沒頭沒臉築去。那妖精委架不住，領群妖敗陣去了。行者見妖精敗去，他就不曾近前，撥轉雲頭，徑回本處，把毫毛一抖，收上身來。長老的肉眼凡胎，那裡認得。

不一時，馱子得勝，也自轉來，累得那粘涎鼻涕，白沫生生。氣呼呼的走將來，叫聲：「師父。」長老見了，驚訝道：「八戒，你去打馬草的，怎麼這般狼狽回來？想是山上人家有人看護，不容你打草麼？」馱子放下鈿，搥胸跌腳道：「師父，莫要問，說起來就活活羞殺人。」長老道：「為甚麼羞來？」八戒道：「師兄捉弄我。他先頭說風霧裡不是妖精，沒甚兇兆，是一莊村人家好善，蒸白米乾飯、白麵饅饅齋僧的。我就當真，想著肚內饑了，先去乞些兒，假倚打草為名；豈知若干妖怪，把我圍了，苦戰這一會，若不是師兄的哭喪棒相助，我也莫想得脫羅網回來也。」行者在傍笑道：「這馱子胡說。你若做了賊，就攀上一牢人。是我在這裡看著師父，何曾側離？」長老道：「是啊，悟空不曾離我。」那馱子跳著嚷道：「師父，你不曉得，他有替身。」長老道：「悟空，端的可有怪麼？」

行者瞞不過，躬身笑道：「是有個把小妖兒，他不敢惹我們。——八戒，你過來，一發照顧你照顧。我們既保師父，走過險峻山路，就似行軍的一般。」八戒道：「行軍便怎的？」行者道：「你做個開路將軍，在前剖路。那妖精不來便罷，若來時，你與他賭鬥，打倒妖精，算你的功果。」八戒量著那妖精手段與他差不多，卻說：「我就死在他手內也罷，等我先走。」行者笑道：「這馱子先說晦氣話，怎麼得長進？」八戒道：「哥哥，你知道：公子登筵，不醉即飽；壯士臨陣，不死帶傷。先說句錯話兒，後便有威風。」行者歡喜，即忙背了馬，請師父騎上，沙僧挑著行李，相隨八戒，一路入山不題。

卻說那妖精帥幾個敗殘的小妖徑回本洞，高坐在那石崖上，默默無言。洞中還有許多看家的小妖，都上前問道：「大王常時出去，喜喜歡歡回來，今日如何煩惱？」老妖道：「小的們，我往常出洞巡山，不管那裡的人與獸，定撈幾個來家，養膽汝等。今日造化低，撞見一個對頭。」小妖問：「是那個對頭？」老妖道：「是一個和尚，乃東土唐僧取經的徒弟，名喚豬八戒。我被他一頓釘鈿，把我築得敗下陣來。好惱啊！我這一向，常聞得人說，唐僧乃□世修行的羅漢，有人吃他一塊肉，可以延壽長生。不期他今日到我山裡，正好拿住他蒸吃，不知他手下有這等徒弟。」

說不了，班部叢中閃上一個小妖，對老妖哽哽咽咽哭了三聲，又嘻嘻哈哈的笑了三聲。老妖喝道：「你又哭又笑，何也？」小妖跪下道：「大王才說要吃唐僧，唐僧的肉不中吃。」老妖道：「人都說吃他一塊肉可以長生不老，與天同壽，怎麼說他不中吃？」小妖道：「若是中吃，也到不得這裡，別處妖精也都吃了。他手下有三個徒弟哩。」老妖道：「你知那三個？」小妖道：「他大徒弟是孫行者，三徒弟是沙和尚，這個是他二徒弟豬八戒。」老妖道：「沙和尚比豬八戒如何？」小妖道：「也差不多兒。」「那個孫行者比他如何？」小妖吐舌道：「不敢說。那孫行者神通廣大，變化多端。他五百年前曾大鬧天宮，上方二□八宿、九曜星官、□二元辰、五卿四相、東西星斗、南北二神、五嶽四瀆、普天神將，也不曾惹得他過，你怎敢要吃唐僧？」老妖道：「你

怎麼得知他這等詳細？」小妖道：「我當初在獅駝嶺獅駝洞與那大王居住，那大王不知好歹，要吃唐僧，被孫行者使一條金箍棒，打進門來，可憐就打得犯了骨牌名，都『斷么絕六』。還虧我有些見識，從後門走了，來到此處，蒙大王收留。故此知他手段。」老妖聽言，大驚失色。這正是「大將軍怕讖語」。他聞得自家人這等說，安得不驚。

正都在悚懼之際，又一個小妖上前道：「大王莫惱，莫怕。常言道：『事從緩來。』若是要吃唐僧，等我定個計策拿他。」老妖道：「你有何計？」小妖道：「我有個分瓣梅花計。」老妖道：「怎麼叫做『分瓣梅花計』？」小妖道：「如今把洞口大小群妖點將起來，千中選百，百中選□，□中只選三個。須是有能幹，會變化的，都變做大王的模樣，頂大王之盔，貫大王之甲，執大王之杵，三處埋伏。先著一個戰豬八戒，再著一個戰孫行者，再著一個戰沙和尚：捨著三個小妖，調開他弟兄三個。大王卻在半空伸下拿雲手，去捉這唐僧，就如探囊取物，就如魚水盆內捻蒼蠅，有何難哉？」老妖聞此言，滿心歡喜道：「此計絕妙，絕妙！這一去，拿不得唐僧便罷；若是拿了唐僧，決不輕你，就封你做個前部先鋒。」小妖叩頭謝恩，叫點妖怪。即將洞中大小妖精點起，果然選出三個有能的小妖，俱變做老妖，各執鐵杵，埋伏等待唐僧不題。

卻說這唐長老無慮無憂，相隨八戒上大路。行夠多時，只見那路傍邊撲落的一聲響亮，跳出一個小妖，奔向前邊，要捉長老。孫行者叫道：「八戒，妖精來了，何不動手？」那馱子不認真假，掣釘耙趕上亂築。那妖精使鐵杵就架相迎。他兩個一往一來的在山坡下正然賭鬥，又見那草科裡響一聲，又跳出個怪來，就奔唐僧。行者道：「師父，不好了，八戒的眼拙，放那妖精來拿你，且等老孫打他去。」急掣棒迎上前喝道：「那裡去？看棒。」那妖精更不打話，舉杵來迎他。兩個在草坡下一撞一衝，正相持處，又聽得山背後呼的風響，又跳出個妖精來，徑奔唐僧。沙僧見了，大驚道：「師父，大哥與二哥的眼都花了，把妖精放將來拿你了。你坐在馬上，等老沙拿他去。」這和尚也不分好歹，即掣杖，對面擋住那妖精鐵杵，恨苦相持，吆吆喝喝，亂嚷亂鬥，漸漸的調遠。那老怪在半空中見唐僧獨坐馬上，伸下五爪鋼鉤，把唐僧一把撈住。那師父丟了馬，脫了鐙，被妖精一陣風徑攝去了。可憐！這正是：

禪性遭魔難正果，江流又遇苦災星。

老妖按下風頭，把唐僧拿到洞裡，叫：「先鋒。」那定計的小妖上前跪倒，口中道：「不敢，不敢。」老妖道：「何出此言？大將軍一言既出，如白染皂。當時說拿不得唐僧便罷，拿了唐僧，封你為前部先鋒。今日你果妙計成功，豈可失信於你？你可把唐僧拿來，著小的們挑水刷鍋，搬柴燒火，把他蒸一蒸。我和你都吃他一塊肉，以圖延壽長生也。」先鋒道：「大王，且不可吃。」老怪道：「既拿來，怎麼不可吃？」先鋒道：「大王吃了他不打緊，豬八戒也做得人情，沙和尚也做得人情，但恐孫行者那主子刮毒。他若曉得是我們吃了，他也不來和我們廝打，他只把那金箍棒往山腰裡一擲，擲個窟窿，連山都掬倒了，我們安身之處也無之矣。」老怪道：「先鋒，憑你有何高見？」先鋒道：「依著我，把唐僧送在後園，綁在樹上，兩三日不要與他飯吃：一則圖他裡面乾淨；二則等他三人不來門前尋找，打聽得他們回去了，我們卻把他拿出來，自自在在的受用，卻不是好？」老怪笑道：「正是，正是，先鋒說得有理。」一聲號令，把唐僧拿入後園，一條繩綁在樹上，眾小妖都去前面聽候。

你看那長老苦捱著繩纏索綁，緊縛牢拴，止不住腮邊流淚，叫道：「徒弟呀，你們在那山中擒怪，甚路裡趕妖？我被潑魔捉來，此處受災，何日相會？痛殺我也！」正自兩淚交流，只見對面樹上有人叫道：「長老，你也進來了？」長老正了性道：「你是何人？」那人道：「我是本山中的樵子，被那山主前日拿來，綁在此間，今已三日，算計要吃我哩。」長老滴淚道：「樵夫啊，你死只是一身，無甚掛礙，我卻死得不甚乾淨。」樵子道：「長老，你是個出家人，上無父母，下無妻子，死便死了，有甚麼不乾淨？」長老道：「我本是東土往西天取經去的，奉唐朝太宗皇帝御旨拜活佛，取真經，要超度那幽冥無主的孤魂。今若喪了性命，可不盼殺那君王，孤負那臣子？那枉死城中，無限的冤魂，卻不大失所望，永世不得超生，一場功果，盡化作風塵，這卻怎麼得乾淨也？」樵子聞言，眼中墮淚道：「長老，你死也只如此，我死又更傷情。我自幼失父，與母鰥居，更無家業，止靠著打柴為生。老母今年八□三歲，只我一人奉養。倘若身喪，誰與他埋屍送老？苦哉，苦哉！痛殺我也。」長老聞言，放聲大哭道：「可憐，可憐！山人尚有思親意，空教貧僧會念經。事君事親，皆同一理；你為親恩，我為君恩。」正是那：

流淚眼觀流淚眼，斷腸人送斷腸人。

且不言三藏身遭困苦。卻說孫行者在草坡下戰退小妖，急回來路傍邊，不見了師父，止存白馬、行囊。慌得他牽馬挑擔，向山頭找尋。咦！正是那：

有難的江流專遇難，降魔的大聖亦遭魔。

畢竟不知尋找師父下落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